

从我国最早一批肾移植实践者和泌尿外科的领军人物，到年逾古稀仍然在一线为患者解决各种疑难问题的“操心医生”，济南九龙泌尿专科医院特聘专家闵志廉用50多年的历程践行了一个孜孜不倦的医者的形象。

“做医生是件幸福的事情，在患者面前我就是专家，生命相托，每一个治疗方案我都非常慎重，经得起推敲。”闵志廉说。

本报记者 孔雨童



从肾移植“一把刀” 到患者的“操心医生”

记济南九龙泌尿专科医院特需门诊闵志廉教授

■赴巴黎求学，成国内最早一批“肾移植”专家

肾移植是将健康者的肾脏移植给由肾脏病变并丧失肾脏功能的患者，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，世界上因为有了这项技术，给很多尿毒症患者带来希望，但那个时代在国内，这项技术开展的还比较少。

1978年，闵志廉和当时第二军医大学上海长征医院的同事们，一起奔赴法国学习这项技术，他们当时选择的医院是Lapitie'医院。“那里做肾移植技术领先嘛，无论是手术流程，技巧，还是术后抗排异用药。”在Lapitie'医院，闵志廉的师从当时肾移植领域颇有名气的教授，他们中有的后来还获得国际最高医学大奖。肩负着国内那么多尿毒症患者的希望，那时的闵志廉白天跟着导师一遍遍观摩手术，晚上学习这项手术的各项操作流程，几乎全天都泡在医院里；而即使稍有闲暇，他也会不停阅读各类学术报告，加深对这一技术的理解。

在Lapitie'扎扎实实学习了两年之后，闵志廉和同事们回到国内，但当时他们面对的

还有重重难关。“技术要实践，要推广，当时还有最大的一个问题，那时候术后抗排异等用的药太少了，而如果最后一关做不好，术后存活率上不去等于是没用的。”

闵志廉和同事们开始了跟患者一起的“攻关”。为了及时观察到患者情况的变化，他住在了医院里，点滴记录，细细分析。这种殚精竭虑地努力，也伴随着一些术后抗排异药物被不断引入国内，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闵志廉和他所在的长征医院，成为国内肾移植的排头兵。而从那开始的几十年时间里，闵志廉也成为推动肾移植发展的先行者，他先后开展肾移植2600余例次，一年肾存活率达97%以上。在数量和质量上均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。

“我最早的一批患者，应该已经存活超过40年了吧。”4月21日，在济南九龙泌尿专科医院，闵志廉面对采访不无感慨的说。

■切除重达283克巨大前列腺增生体

闵志廉被聘为济南九龙泌尿专科医院特需门诊专家和学术顾问。2014年，他联合九龙博士专家组，历时4个多小时，为一位74岁的老人，切除了重达265克的前列腺增生体，这也打破了彼时国内手术切除前列腺最大增生体记录。

患者刘辉是一名74岁的老人，从17年前患上前列腺增生后，就开始了被“尿频尿急、夜尿增多、排尿费力”困扰的日子，为了帮助老父亲治病，儿子不断各地购买新特药，但是病情还是一再加重。最终，病情发展到“第三期前列腺增生、尿潴留”。

2014年，刘辉在报纸上看到原上海长征医院特需专

家闵志廉来到济南九龙泌尿专科医院坐诊的消息，就匆匆赶来。经检查，他因为有多种合并症做开放手术风险太大，最好的选择就是运用第三代德国wolf低温汽化无痛技术进行“前列腺汽化无痛术。”

当年的3月15日，由闵志廉教授联合九龙博士专家组主刀的手术开始，因为老人年纪大病情重情况复杂，术前专家们进行了数次磋商，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应对办法都进行了规划安排。

最终，这场从下午1点半开始的手术，历时4小时25分钟顺利完成。“手术时，用先定起点的切割法，置入切除

镜与躯体纵轴线平行，将切割环置于膀胱颈后方，然后精鞘内缩回切割环，再用先定重点的切割法，将切出之沟延伸的精阜附近……每个步骤都非常小心，直到切除全部的增生组织。”闵志廉介绍说。手术后经测定，这场手术切除的前列腺体的重量打破了当时的国内记录。

术后经过一周的护理，刘辉从入院时前列腺增生组织大到卡死输尿管，几乎导致生命危险，到17年来终于回归正常人的生活。刘辉的儿子给闵志廉和医院送来一面锦旗，并感慨不已：“我父亲痛苦了这么多年，在晚年也终于了却这桩心愿，过上正常生活了……”

■“要对得起患者的生命相托”

做了一辈子泌尿科专家，闵志廉深深的理解患者心理。“这类疾病对很多男性患者会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，而另一方面，很多这类疾病的源头也是心理。”

闵志廉就曾经碰到过这样的一位患者刘先生。刘先生是德州的一名环卫工人，因为工作忙压力大，有段时间夫妻生活表现的很不好。这件事犹如一层巨大的阴影笼罩着刘先生，生理表现，加上因为心理问题导致的情绪变化快。最终，他来到九龙医院，找到了闵志廉。

“他这就是一例很典型的心里功能障碍患者。”闵志廉说，可能一开始只是因为压力大导致的性功能问题，后来过度使用壮阳药物，导致自身肌体因为过度刺激造成破坏。闵志廉为他进行了

定制的“康复术”，除了一些医学疗法，也为其深入剖析了问题的前因后果，最终，经过一段时间刘先生慢慢恢复正常。

闵志廉坦言，这些年自己在一线工作，遇到过许多的“假阳痿”患者。“一上来就说自己性功能障碍，实际上没什么事。”闵志廉说，这类患者往往因为性知识的不足，这种心理也会产生真正的不良影响。我觉得年轻人还是应当多普及一些基本的生理知识。”

时时处处替患者着想，时时处处替患者操心——这是行医50年的闵志廉的一贯作风。比如，他会帮患者“精打细算”，“有的差不多疗效的你可以用便宜的嘛，因为很多人经济条件真的不好”；有时候，为了让患者能更好的康复，他

曾经做过自掏腰包让患者手术的事。

年逾七十，闵志廉还在不断学习，迄今很多男科学术会议上，依然能看到他的身影。“很多人说，你这个年纪还活跃在一线啊。”闵志廉坦言，自己这50年，亲眼看着我国的泌尿专科，从五十年代自己的导师用一个膀胱镜就能看病，到B超，以及后来的肾移植，各种泌尿治疗仪器，药物的问世，觉得非常欣慰。但另一方面，从医这么多年的经验，总觉得还应当为患者在做点什么。

“做医生是件幸福的事情，同行面前我是学生，学术交流我是要去参加的；但在患者面前我就是专家，生命相托，每一个治疗方案我都非常慎重，经得起推敲。我想再幸福几年。”



闵志廉：

济南九龙泌尿专科医院特需门诊主任，中国工程院院士提名人选、上海长征医院泌尿外科、全军泌尿外科中心主任、教授、主任医师、博士生导师，从事泌尿外科工作三十余年，现任中华器官移植学会常委、全军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、全国移植透析协会副主任、上海器官移植学会副主任、上海泌尿外科及男性学会常委等职，任《中华国际医学杂志》副主编及《中华外科杂志》《中华泌尿外科杂志》《中华器官移植杂志》《解放军医学杂志》等10余家杂志编委。